

張 志成——譯
法蘭克·荀馬赫——著

少子化 · 我們社會的災難與危機



Frank Schirrmacher

Minimum——

Vom Vergehen
und Neuenstehen
unserer Gemeinschaft

Original Title “Minimum—Vom Vergehen und Neuentstehen unserer Gemeinschaft”

©2006 by Blessing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2008,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會意識 001

少子化：我們社會的災難與危機

作者 法蘭克·荀馬赫 (Frank Schirmmacher)
譯者 張志成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龐君豪
企劃主編 歐陽瑩
責任編輯 歐陽瑩
封面設計 王麗安
排版 吳雅惠
出版 博雅書屋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F
電話 (02) 2705-5066
傳真 (02) 2709-4875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版權代理 家西書社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8年9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台幣250元

國家圖書館初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少子化：我們社會的災難與危機 / 法蘭克·荀馬赫 (Frank Schirmmacher) 著；張志成譯.--
初版.-- 臺北市：博雅書屋，2008.09
面；公分.-- (社會意識；1)
參考書目：面
譯自：Minimum—Vom Vergehen und
Neuentstehen unserer Gemeinschaft
ISBN 978-986-6614-14-9(平裝)
1. 家庭 2. 社會網路

544.1

97014790



社會意識

001

少子化

我們社會的災難與危機

*Minimum. Vom Vergehen und Neuentstehen
unserer Gemeinschaft*

法蘭克·荀馬赫 (Frank Schirrmacher) 著
張志成 譯

孩子比石油更重要，孩子是希望之所繫

彭懷真博士（東海社工系系主任，中華民國幸福家庭協會秘書長）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日

在二〇〇八年父親節前夕拜讀此書，心頭格外複雜。此時，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熱烈迎接奧運的到來，我卻藉著這本書看到中國日後的隱憂——孩子數目少，不足以提供中國持續快速進步的動能。我更看到一個人類的大悲劇——父親這角色，將是越來越少人可以享受的頭銜。

德國人擅長把複雜的現象用簡單的話做摘要，例如社會學大師韋伯提醒：「西方之所以為今日的西方，關鍵是『理性化』。」馬克思則探究資本主義有根本的困境，他的剩餘價值說、歷史唯物論都是經典的觀念。本書作者的高明之處是清楚解釋「高齡化與少子化直接影響社會的發展，將挑戰社會容忍的底限，少子化可能導致社會的滅亡。」

多年來，我憂心子女數減少對社會乃至民族的負面影響，更將成爲國家現代化的阻力。孩子對家庭、對教育、對經濟活動，都非常重要。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與八日在文化大學舉行的「第十三屆促進中國現代化研討會」，由於此次研討會有海協會王副會長帶領大陸十九位學者與會，廣受注意，海基會江丙坤會長也都出席。台灣有二十多位學者發表論文，人數最多的是討論「高齡化與少子化」的一組。我在該組中發表了「高科技、低接觸：少子化後的家人關係」學術論文。分析少子化與電腦科技快速發展在人類歷史上同時出現，絕非偶然。家庭裡的關係已急遽轉變，未來科技越進步，人際關係卻越疏離。

兩岸總生育率都在急遽下降

很顯然的，少子化是許多已開發國家的頭痛難題，我國的出生率之低，早已是眾所周知的社會問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統計：二〇〇〇年我國還有三十萬以上的新生兒，二〇〇七年出生嬰兒僅二十萬三千七百一十一人，粗出生率爲千分之八。

八九，較一九九七年降低六·一三個千分點。

顯示新生人口變化的主要指標是「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該指標指平均每位婦女(是指十五至四十九歲之間)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台灣一九五〇年代初，受戰後嬰兒潮影響，平均每位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七人，一九六〇年代則因口服避孕藥問世及推行家庭計畫，總生育率下滑至五人；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長，一九七〇年代生育子女數持續走低，至一九八三年女性勞動參與率突破百分之四十時，總生育率恰巧瀕臨二·一人的人口替代水準。自一九八四年起平均每位婦女生育數少於二·一人，已低於維持穩定人口結構的替代生育水準，二〇〇六年總生育率已降至一·一人，較二〇〇五年還要減少〇·〇二個。

一九六〇年代，每個家庭有五個孩子；一九八〇年代時減半，兩個至三個居多；進入二十一世紀，再減半。近二十二年之間，總生育率幾乎下降一半。目前，一個家庭平均只有一個孩子，獨生子女為主流的現象非常明顯。

台灣已經知道出生率下滑的隱憂，政府開始鼓勵生育，但生育率持續下滑。大陸

情況不同，大陸此次派出八位學者報告「高齡化」，但是沒有學者討論「少子化」，甚至他們還刻意抗拒「少子化」的議題。直到今天，中國各級政府還在認真推動「計畫生育」，嚴格控管。但可以預料，一胎化甚至無子化對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勢必產生廣泛的影響。

我深深感覺：台灣過去乃至現在所經歷的社會問題，很可能是大陸下一波的重要難題，任何問題乘上大陸可觀的人口，都很驚人，也極為複雜。例如我們此時關注的人口及家庭議題，很多問題也像十多年前的德國或日本！等到中國出現了與台灣或德國類似的少子化社會問題時，孩子數嚴重不足時，對世界是何等大的考驗。

孩子，希望之所繫

因此本書的價值不僅是對台灣，也是對中華民族的。作者曾經是研究高齡化的專家，法蘭克·荀馬赫前一本書《瑪士撒拉的密謀：顛覆高齡化社會的迷思》，探討老年社會的老年歧視問題，曾居德國非小說類排行榜第一名，德國二〇〇四年非小說

最暢銷讀物。我曾經拜讀該書，並在中譯本問世時，寫了推薦序。對這位年齡與我相仿，也都做過新聞工作的作者相當佩服，他的分析與詮釋能力十分出色。如今透過此書探討「少子化」的衝擊，有深刻的人文關懷，勢必有更大的貢獻。

誠如《明鏡週刊》的評語：「《少子化》描述了一場早已來到的災難，及其所帶來的心靈上和社會學上的後果……書中談論已匱乏的『孩子』資源，如今對這種資源的討論，比討論石油更激烈、更絕望。」

石油缺乏，全面影響人們今日的生活，孩子缺乏，使人類未來的生活充滿不確定性。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希望的微弱與幻滅」，例如五月十二日四川發生大地震，造成嚴重的傷亡，許多孩子不幸罹難，他們的家長痛苦心碎。這些家長都是只有一個孩子，他們的家庭不再完整，自己的未來失去了希望。

父母生育孩子，辛苦教養，花錢花力氣，支撐他們無怨無悔照顧子女的關鍵是「希望」。希望孩子會長大，以後會在精神與物質各方面孝順自己，會回饋自己，讓自己的晚年比較安全、比較幸福。「養兒防老」是普遍被接受的價值，在不同社會

裡，人們幾乎是毫不懷疑地接受，還代代相傳。孩子如果比父母早逝，是人生極大的悲劇，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場景格外辛酸，關鍵原因之一是失去了最重要的希望。

家庭使我們安度危機

本書作者一開始就用幾個困局的例子探討：「在極端恐怖的困境中，也就是處於『底限』的無助時，有什麼關鍵因素使人能夠掙扎到可以存活的程度？」無論是長期暴風雪、突然的大火乃至二次大戰後的一貧如洗，都是靠著「家庭」的力量，才找到新生。單獨行動絕對比不上家人間相依為命。

家絕對是「人多好辦事」，人夠多，相互打氣，各自分工，力量就大。但現在，每個家庭裡的人數卻明顯減少了。主計處資料顯示，一九九二年前家庭平均人口數是四·一人；二〇〇五年平均每戶人數是三·二人；二〇〇六年平均每戶人數是三·〇九人，二〇〇七年平均每戶人口數是三·〇六人，與一九九二年相比，少了一·〇五人，約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以往，撐住國的一個個家庭，人數較多、功能較齊全，如今人數少了，功能少了。家的穩定度下降，社會的秩序也受到影響。

高齡化與少子化都挑戰人類社會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嗎？對社會的人口金字塔來說，高齡者如頭，兒童青少年如腳。頭與腳兩端都是經濟學中的「依賴人口」，兩者間的問題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社會學者要有能力辨識「頭與腳」的關連性，少子化與高齡化彼此相互影響，需要有作者這樣綜合分析的能力。

女性很偉大，經常扮演照顧「頭」又撫養「腳」的功能。然而，許多女性漸漸不願意如此犧牲，以我國來說，擔任母親的年齡逐漸延後，生育第一胎的生母平均年齡由一九九七年的二十六・三歲，逐年增加至二〇〇七年的二十八・五歲；生育第二胎生母平均年齡亦由一九九七年二十八・四歲逐年增加，至二〇〇七年突破三十歲而達三十・二歲。三十歲以上生母屬於生第一胎者占百分之四十二・六，相較二〇〇七年

之百分之二十六·二，十年間增加十六·四個百分點，顯示生母超過三十歲才生第一胎者迅速增加。

為什麼近代會有少子化的壓力呢？關鍵之一是「工作力量抬頭，家庭價值式微」。生育被經濟市場拿來衡量，生兒育女普遍被認為是「不合算的」，成本高而效益低。女性不願意生育，在「直接成本」主因有三：（一）經濟穩定維持不易、實質薪資減少，養育負擔沉重；（二）養育子女經濟成本過高；（三）政府在養育成本補助和配套措施不足。在「間接成本」方面，原因也主要有三：（一）女性實現自我人生的概念增強；（二）工作與母職的兩難；（三）視心力與精神的付出為機會成本。政府有限的補貼與鼓勵，以及學者苦口婆心地呼籲，比起這些成本，實在微不足道。

現代人不僅懷疑「生育的價值」，甚至也質疑「家庭的價值」，作者對此有深入的反省。他分析：家庭被認為可能是冷漠和恐懼的訓練場，製造了痛苦。家庭之所以喪失好名聲，原因在於文學乃至學術一味批評家庭的破壞能量及威力。家人間長期著重在緊張關係，而忽略描寫家人之間的交流與成長動力。

養兒女還是養寵物？

家庭被污名化了，被貶損了。因此，很多人以在事業中打拼、儲蓄、旅遊來取代養兒育女，相對的，養寵物等的觀念日益普及。收到這本書原稿的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我利用半小時送女兒去車站，她又去台北陪陪男朋友。回到家，兒子從紐約來電，聊了二十分鐘。然後，我們夫婦帶著兩隻狗狗去參觀寵物展，在寵物展中待了四個半小時。

這，是否代表某種空巢期父母的情況？兒女各忙各的，急著擴展自己的人生與感情。父母能夠做的越來越少，與成年子女的交集有限，即使是時間，親子之間的交集也少。相對的，與寵物相處的時間，越來越豐富。

寵物展的門票一百元，剛巧有「臘腸狗家族」集合，無須門票就可以進場。只見臘腸越來越多，不同顏色、不同年齡、不同大小，都是超級可愛。我們領著小狗就這麼進場，直接走到大會舞台上來個「臘腸家族合照」，領了價值三百多元的禮物。

包括一個以臘腸狗爲主封面的漂亮環保購物袋子。

我從未見過這麼多隻狗狗，有大有小、有高貴有嬌弱、有老有小，共通之處就是享受主人疼愛吧！我們幫自家小狗掛號要健康檢查，沒想到一等就是兩個多小時。等待時段，見識到寵物產業的蓬勃：食衣住行育樂、美容剪髮沐浴、訓練學習幾乎都有相關廠商，還有獸醫門診、動物保護協會推廣，甚至有「寵物心理諮詢」。也有餐廳推出「親子餐」，只是這裡所說的「子」是狗狗貓貓。大會也舉辦了「寵物集團結婚」。

我們與許多畜主交談，大家都慈眉善目，談起狗經，都很健談。我因爲研究「少子化」，刻意請教，他們顯然都是以寵物爲兒女，對於生兒育女的興趣不大、意願不足。看到他們快樂的表情，也許他們把對孩子的愛與金錢早就轉移到寵物身上了。會場中還有兔子、天竺鼠、水族專區，各有不同的愛好者。養魚的人非常多，各式各樣的設備，讓人目不暇給。

然而，寵物再可愛、再迷人，就算是帶來許多歡樂，終究無法提供我們對自己、

對家庭以及對社會的「希望」，以及當人類遇到重大危機時的具體協助。我們終究得面對天災人禍，面對困難險阻，此時，一定是兒孫而不是貓狗，陪我們走過困境。

就如本書一開頭所舉的鮮活例子：「撐過隘口的決定性因素為何：是家庭。家庭越大，個人的存活率越高，此外一個人堅持下去的時間長短，和他親戚網絡大小息息相關。」簡明扼要地說：「一同上路的家人越多，一個人就能活得越久。」我一直記得去年七月晉升阿公時，一位沒有孩子的朋友說：「你，有指望了！」校長也對我說：「你，贏了！」也有好些朋友開玩笑地說：「你，成功了，因為你『成爲阿公』。」相對的，我就算有十隻名犬，他們也絕對不會如此說。

少子化帶來種種隱憂

少子化對社會及文化之負面影響主要有：缺乏敦親睦鄰與家庭觀念；養成唯我獨尊心態；家族有斷絕香火之失落感；只想生男孩忽略女孩。以及，老人照顧的難題，未來二·五個勞動人口要負擔一個老人，老人家愈來愈長壽，年輕人卻愈來愈

少，成員愈來愈少，一旦有事卻缺乏可以商量的對象，家庭成員之間協助的力量變小；同時，獨子在個性養成過程中容易形成以自我為中心，較無法分享或與人建立關係，亦承受父母親或整個家族的期望，責任過於重大。

本書不僅處理家庭議題，也對職場乃至政治都有精彩且中肯的分析。男人與女人普遍都看重工作，而男性對家庭的重要性，通常沒那麼在乎。法蘭克·荀馬赫深入分析：「昔日有兩股力量改變了我們的世界，這兩股力量就是工作與愛。但愛促進新生命，工作卻阻礙新生命；工作帶來錢財，愛情花費錢財；工作帶給人類所能取得的最大滿足，愛經常在爭吵中結束；工作創造商品和財富，愛創造孩子和損失；工作是實用書籍的題材，愛則是小說的素材。」

的確，透過工作追求成功是現代主流，透過愛情追求幸福則不再重要。我擔任幸福家庭協會秘書長十多年，致力推動幸福理念，也認為幸福通常是在家庭之中培養的，但我越做越心寒，因為人們總是把工作、財富、學位、政治參與，甚至電視、電腦、汽車等當成生命重心，都擺在家庭前面。

家庭巧妙結合工作與愛

作者提醒：「工作和愛把我們的世界一分爲二，非黑即紅，且兩者混合成了我們的命運。然則在工作與愛之間，其實還有第三種東西，需要工作和愛兩者結合後才能成立，那就是家庭。」

我多年來持續關注的主題：「家比較重要，還是國比較重要？家庭與政府，何者對個人的幫助比較大？」本書作者也問了相近的問題：「當國家再也無法履行援助承諾時，該怎麼辦？形勢危急時，誰來救誰？飢荒出現時，誰來養誰？狀況不妙時，誰能相信誰？臨終時，誰指派誰來繼承？最要緊的莫過於：即使沒錢得領，誰要爲誰工作？」這些答案，都很清楚。政府不那麼可靠，國家可能瓦解，但是家庭的生命力，絕對超越政府。

包括我國在內，二〇〇八年世界上有了不少新領袖，許多國家領袖上任後，表現不如預期，相關的評論不計其數。呈現所有國家領導者共同的困境，無數政治領導